

平寇志

〔清〕彭孫貽輯

平寇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7031

977001

平 寇 志

〔清〕彭孫貽 輯

陳協榮 劉益安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9.25 字數 186,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3,000

統一書號：11186·63 定價（七）：0.87元

點校說明

《平寇志》十二卷，記明末農民起義事，起崇禎元年戊辰，至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六一年），編年紀事，間附按語，條理清楚，資料頗豐富詳備，多爲他書所未載。

此書原題管葛山人輯。管葛山人即彭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號茗齋，浙江海鹽人，生于萬曆乙卯（一六一五），卒于康熙癸丑（一六七三）。父彭期生，爲太僕寺卿，明末死于贛州虔台。孫貽爲明選貢生，明亡後，杜門著述，尤留心史事。孫毓修謂：「羿仁熟于有明掌故，鼎革以後，晦跡海濱，不與史局，惟修私史以自見，其節高矣。」著有《明史紀事本末補編》、《甲申後亡臣表》、《山中聞見錄》、《客舍偶聞》、《平寇志》及詩文詞集《茗齋集》等。

《平寇志》叙李自成「行軍有部伍，紀律肅然不亂」，記張獻忠「屯于舒城，牛酒以結廬人」，記高名衡決朱家寨水以淹農民軍等事，平允可信，尚存當時真象。全祖望曾謂其書「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列舉九條失誤；但謝國楨先生謂：「全氏所見者爲未定稿本，後頗有改訂之處，傳世本無全氏所舉九條之失。」又云：「晚明之書，均有傳聞失辭之處。蓋當生其時，局于一隅，見聞未周，賢者不免。」誠爲通達之論。

《平寇志》一書，據謝國楨先生《晚明史籍考》云，「一稱《流寇志》」；而孟森先生《平寇志跋》則云《平寇志》取材于《流寇志》，其作者亦非彭孫貽而另有其人。近或有謂《流寇志》經清初史臣刪改而成《平寇志》者。

《平寇志》有清初木活字本，流傳甚罕。北平圖書館于一九三一年據此印爲鉛字本，始流行于世，前有龍湫山人李確潛夫序，潛夫爲明遺民，即李蜃園，《鮎埼亭集》有傳。

這次點校以北平圖書館鉛印本爲底本，它的祖本雖然是清初活字本，但誤排不少，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清初活字本校正數十處，均不作校記。又參考了祥符周氏藏書鈔閣舊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清刻本，校對了一些異文和字句，辭句微有異同，無關史事者，亦不出校。此書中還有一些明顯的誤字，如左金王作左金玉、丁啓睿作丁啓濬，孫傳庭作孫傳庭等，則據《明史》、《國權》、《明通鑑》、《綏寇紀略》逕改，于首見處作校記，說明所據。其他雖似漏誤，又無版本根據者，均保留原文，于其後擬補者加方括號，擬改者加圓括號，似衍文者加注明。至于其中敘事略有重復，所記時間與人物與他書略有不同之處，悉照原文，不予更動。

點校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序

嗚呼！興亡之理，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予讀史至有明之季，而嘆流寇之爲禍烈也，當是時，天降喪亂，饑饉洊臻，羣盜如蝟毛而起，中原鼎沸，其間之有名號者，不可勝數。彼闖、獻、特盜之魁耳，逞凶殘之性，恣狡猾之謀，所過之地，積骸如阜，流血成渠，自書契以來，生靈之塗炭，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卒乃神州陸沉，銅駝荆棘，遂使忠臣志士徒抱杞國之憂，良足悲矣！論者以爲天厭明德，生盜賊以亡人國如此。然當日事勢之本末，有可得而言者。夫羣盜發難之初，不過因饑無食，抄掠爲生已耳。此時爲官吏者，開倉粟以賑之，講荒政以活之，誅其首惡，赦厥脅從，不逾時，可漸漸解散也。無何文臣玩寇而不恤，武臣縱寇以自雄，如養癰然。久之賊氣愈熾，漸不可制，於是徵兵徵餉，十數年間，日以討賊爲事。伊時亦嘗挫衄其鋒，斬滅其旅。然而蜂屯蟻聚，已蹶而復張；豕突狼奔，甫潰而旋合，則勝形之未見也。我搗其西，彼即衝突於東；我擊其南，彼又奔竄於北，則長策之未得也。且也鄭西之役，獻賊已經乞降，漢中之困，闖賊業爲面縛；乃敗而求撫，撫而遽叛，是督臣之以撫誤國也。瑪瑙山之捷，獻賊之精銳略盡；武關之扼，闖賊之窮蹙不支，卒之未能一鼓成擒，滅此朝食，是鎮臣之不力以遺害也。傳督之困於項城

也，人龍救援不至，孫督之潰於汝州也，廣恩所部先奔，是將帥之不協以偵厥事也。大約督師有節制之名，而指麾不克如意，鎮帥有跋扈之實，而進止一任乎其心，此所以帷幄無決勝之圖，疆場鮮敵愾之氣也。夫唐有李、郭，而安、史於焉授首；宋有范、韓，而西人因之喪膽；而乃師老財匱，不見成功，失地喪軍，所在蹂躪，尚可謂闔以外有人乎哉！況夫三秦者，天府之雄也；荆襄者，四戰之地也；晉豫者，神京之左右臂也；險要之設，四顧皆成丘墟，京師單弱，曾無籬籬之限，金湯之固，李闖乃敢席捲長驅，窺竊神器，而有明之宗社遂致淪胥矣。噫！雖曰天實爲之，豈非人事之多失邪？迨乎王師入關，李闖數十萬衆一戰披靡，遂爾颺馳電掃，燕都鼎建，其餘諸劇賊以次削平。何向者跳梁狡黠之難爲制，而今者攘除廓清之易爲力也？蓋以太陽一出而鬼魅潛消，真人當璧而么麼屏息，有由然也。君子觀於興亡之故，亦可慨然而識天命之有歸矣。

平寇志目錄

序.....一

卷之一.....一

明崇禎元年戊辰至七年甲戌.....一

卷之二.....三一

八年乙亥至九年丙子.....三一

卷之三.....五三

十年丁丑至十三年庚辰.....五三

卷之四.....八三

十四年辛巳.....八三

卷之五.....一〇五

十五年壬午.....一〇五

卷之六

十六年癸未正月至六月.....二三五

卷之七

七月至十二月.....一四七

卷之八

十七年甲申 是歲

清順治元年正月至三月十七日乙巳.....一七一

卷之九

三月十八日丙午至二十五日癸丑.....一九九

卷之十

三月二十六日甲寅至四月十六日癸酉.....三三一

卷之十一

四月十七日甲戌至八月.....二四三

卷之十二

九月丙戌朔至順治十八年辛丑.....二六七

平寇志卷之一

崇禎元年

戊辰

正月，癸亥朔。陝西浮饑。

七月，庚申朔，白水盜王二等聚衆掠蒲州、韓城境。

十一月，戊午朔，盜王左掛、苗美、飛山虎、大紅狼起宜川。

府谷民王嘉胤率黨楊六、不沾

泥等羣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爲盜。米脂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獻忠狡黠多智。自成少爲驛卒，驍桀善走，工騎射。一時嘯聚，饑者羣附。陝西巡撫胡廷宴昏耄，惡聞盜，郡邑之以賊報者予之杖，曰：「此饑民，徐自定耳，何報也。」由是有司不以聞。白水盜王二劫宜君縣獄，北合

于嘉胤，衆至五六千，聚延慶之黃龍山。參政洪承疇擊破之，多俘獲。嘉胤、自成等走山谷，得免。懷宗初即位，軍事屢興，每憂餉匱，計臣乃以核餉足兵之說進。邊吏承風釐汰，乘障兵威

噪而下。給事中劉懋、御史毛羽健請裁驛站，以足國用。因申嚴號令，非勅使不得給郵符，即乘傳有額，無敢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驛累也。而燕、趙、秦、晉，輪蹄孔道，游手之民，執鞭逐馬走，多仰食驛糈，至是益無賴。又歲儉，無所得食，遂羣聚爲寇。

崇禎二年 己巳

正月，丁巳朔。壬戌，鄖陽撫、治都御史梁應澤奏：漢南盜王大梁三千人入略陽，逼漢中。

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流賊蜂起。給事中薛國觀，劾陝西舊撫喬應甲玩寇釀禍，請飭吏治以弭盜。帝是之。己巳，陝西備兵商維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入黃龍山苜蓿溝。

二月，丁亥朔，劉應遇合川將吳國輔擊漢中賊，十戰皆捷。略陽守備黃元極當先突擊，馬蹶，步關死。把總李旺擒賊首王大梁，斬五百餘級，誅渠魁數十人。

四月，丙戌朔。甲午，劉應遇以兵千人，困漢中賊餘黨於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瓚疎防，盜逸走。陝西巡按御史吳煥劾陝撫胡廷宴彌盜無策，盡諉內寇于邊丁；延撫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諉之內地。兩撫之推諉欺飾，實釀盜禍。和聲尋卒，廷宴罷去，以劉廣生巡撫陝西。

十月，壬子朔。戊寅，都城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衛，兵譁於涇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竄走，剽掠山東。延綏、甘肅兵，西陲勁卒也。先是萬曆時，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勸

王。兩軍皆以稽餉而譁。時報西人盜邊。之煥與鶴各勸兵回鎮，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與羣盜合。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起舊總兵杜文煥勦之。文煥，榆林世將也，嘗爲木陳和尚言曰：「吾鄉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林泉可愛，李御史購爲別墅，張弗許，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禍，偕所知十八人竄身綠林。時歲大饑，人咸思亂，一嘯聚遂以亡天下。嗚呼！亡明者非明賊，明諸臣也。」

崇禎三年

庚午

正月，辛巳朔，延安盜王子順、苗美合潰兵掠延安、綏德，南圍韓城，守將失利。時楊鶴已爲陝西三邊總督，與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走西川。復追之，降三百人，餘潰西奔。

二月，辛亥朔，杜文煥檄諭米脂、清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以洪承疇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王嘉胤陷府谷，羣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鄰陝、河。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

六月，己酉朔，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守府谷。洪承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惟苗美以

八百人走。杜文煥追至鐵葉嶺，單騎入其營，苗美叔苗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遁。遣都司王仲寧追之，及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首以獻，并殺飛山虎、大紅狼等。甲寅，王嘉胤等掠延安、

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主撫，賊不以聞。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給牒免死，安插延綏。河西賊焚掠如故，有司莫敢告。

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嚮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賊數不多，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斬獲皆饑民也，真賊咸飽掠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實非降也。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乏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奈兵民乎哉！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納賦之一金，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不驅民爲盜乎？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非督撫清汰操練，不能備實用也。山西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戊寅朔，御史王道真上言：寇起於饑，請發餉易米，一從保德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餘黨。不報。

八月，戊申朔，王嘉胤勾西人入犯靖邊寨，邊民力戰却之，還擊賊，日有斬獲。嘉胤窮蹙乞降，棄府谷，奪路走黃甫川。復勾西人掠孤山堡，副將李釗被殺。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

大破之，賊潰奔，西人亦引去。

陝西巡撫劉廣生罷，以練國事代之。

降賊王左掛謀叛，洪承

疇定計誅之，並殺其黨苗登雲等五十七人。

王嘉胤犯甘州，副將曹文詔擊敗之。固原總兵楊

麒追賊至安河口，斬首三百，賊勢已蹙。會淫雨，兵憚窮追，聲言邊警，旋師。賊合，餘燼復熾。

陝西巡撫練國事、巡按金蘭交章劾麒，論戍。

十月，丙午朔，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據府谷。

延西大盜李老柴糾衆三千攻

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敗之，斬首六百。

十一月，丙子朔，山西總兵王國梁追賊王嘉胤于河曲，西洋大砲裂，兵亂，賊乘之。兵潰，賊

陷河曲，據之。官軍攻之數月，殺傷相當。天大雪，賊乏食，半僵溝壑，分股潰圍南出，曹文詔躡

擊之，不戰走。

十二月，乙巳朔，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

人四千騎入塞攻靖邊，三日夜不克，遂陷柳樹澗城，復攻保安。

崇禎四年

辛未

正月，乙亥朔，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癸未，山西

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曹文詔擊却之。

帝召入觀監司于文華殿，問流寇

所在。山西按察使杜喬林對曰：「或在平陽，或在河曲，近已渡河，須大創之，但憂兵寡餉乏。」帝

曰：「前奏寇平，何尚多也？」曰：「山、陝隔河，去來無定，故河曲獨被困。」又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乃饑民內應。今不早圖，有悞國事。」問陝西參政劉嘉遇陝寇所在。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兵至即散，去復嘯聚。」帝曰：「寇亦吾赤子，宜招撫之，不可純勦。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嘉遇曰：「彼降仍掠，不得已戮以示警。」帝凝思久之，命退。己亥，命御史吳性齋金赴陝西賑饑撫盜。詔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此。今特發銀十萬兩，命御史前去酌受災處次第賑給。曉諭愚民，脅從歸正，即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卹。」寧武總兵孫顯祖奏：「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增，官兵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行。」宣大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乙巳朔。壬子，總兵杜文煥、賀虎臣合兵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糾賊數萬，犯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推官馬一苟、知縣李含樸設守，遊擊伍維藩出戰，擊斬五百餘人。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畏賊盛不進。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所在俱賊。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乙亥朔。丁丑，張應昌、杜文煥援慶陽，賊解圍。楊鶴議招撫一魁。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送出合水知縣蔣應昌及保安縣印。楊鶴設御座於固原城樓，賊拜呼萬歲，宣聖諭，設誓解散。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甲午，陝西盜劉五、可天飛據鐵

角城，混天猴、獨行狼聚蘆保嶺，衆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楊鶴給降人牒，令還鄉，簡其豪千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而宜君、雒川盜又蜂起矣。

四月，甲辰朔。乙未，神一魁以戰騎五千降，楊鶴侈其事，奏請二萬金賕之。陝西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楊鶴止其兵。賊亦求撫，國事受其降，脅從饑民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言官交論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怙怯玩寇。帝切責雲中，鶴疏引咎。曹文詔率裨將曹變蛟、艾萬年、袁廓守等拔河曲，斬首一千五百級，獲兵械馬騾數千，王嘉胤突圍走。庚午，吳姓奉詔至延長，諭賊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解散凡七千有奇。

五月，甲戌朔。乙亥，陝西都司曹變蛟追寧塞遺賊於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級一千四百餘，賊大潰，寧塞稍息。晉兵遏糴，榆林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盡，人相食。御史吳姓至榆林，上疏曰：「榆林爲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焉，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爲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國之計失矣。」延安盜趙四兒擁萬衆掠韓城、郃陽、靈川，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首三百，賊走鄜州，追之，斬首六百，四兒降。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住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帝謂賊勢獷甚，招撫爲非，殺之良是。命吳姓覈奏。庚子，盜滿天星降於楊鶴。鶴散其黨萬二千人，選驍勇置營中，不數月，叛去。壬寅，張獻忠以二千人受撫於延綏。

巡撫洪承疇。

六月，癸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賊復推王自用爲首，號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鎗、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七月，癸酉朔，寇入沁水縣，士民棄村堡，多避山谷中。張忠烈公銓家縣東北寶莊。初，忠烈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牆爲堡，人多笑其迂。乙亥，賊犯寶莊，尚書已沒，忠烈子錦衣衛都督道濬、戶部主事道澤仕京師，惟忠烈夫人霍氏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少子道淳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復遇賊，身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我守堅，賊必不得志。」部署僮僕禦之。賊至，環攻堡，矢砲傷賊甚衆，退休一舍。丙子昧爽，賊聞官兵至，拔營去。其避山谷者，多被賊淫殺，張氏宗族獨得全。冀北道副使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賊首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掠鄆州，列三營於太平原。總督楊鶴、總兵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入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交劾督撫欺蔽。御史吳甡亦言：「招安之敝，載在史冊，今宜以先剿後撫爲定策。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勦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勦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勦之用，而不因撫廢勦。」帝是之。癸未，逮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丁亥，曹文詔等擊賊，連破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四鎮兵，